

『长征』万里长征『二万五千里长征』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



陕北吴起镇战斗旧址(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王建强 李悦 蔡琳琳

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但“长征”“万里长征”“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些概念是何时出现的,却鲜为人知。

“长征”和“万里长征”等概念指的是1934年至1936年间中国工农红军自长江南北各革命根据地到陕西、甘肃一带的大规模战略转移。但这些概念并不是从一开始就确定的,而是随着红军战略转移的演进而逐步提出的。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实行战略转移前后至遵义会议,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在所发的指示、命令和会议决议中,并没有把这次行动称为“长征”,而是称为“突围”“长途行军”“反攻”“西进”“突围战役”“突围行动”等。同年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在莫斯科向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中国部全体工作人员作报告时,提到了“长征”,这是目前所知党的文献中最早出现“长征”的概念。不过,王明所说的“长征”,并不是指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而是把红7军团北上和红6军团西征称为“长征”。

1935年2月23日,红军总政治部在《告黔北工农劳苦群众书》中,第一次把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称为“长征”。这是目前所见的将中央红军的行动称为“长征”的最早文献。

1935年5月,红军总司令朱德在《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中指出:“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第一次提出了“万里长征”的概念。6月12日,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在给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报告中指出,“西征军(指中央红军)万里长征,屡克名城,迭摧强敌”。7月10日,《红星》报在第25期社论《以进攻的战斗大量消灭敌人创造川陕甘新苏区》中开始使用“万里长征”一词。

随着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路线的不断延伸,“长征”的定语由“万里”逐步增大。1935年8月4日至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会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

任务的决议》,指出“一方面军一万八千里的长征是中国历史上的空前的伟大事业”。9月12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出《中共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其中将红军长征的里程增加至“二万余里”。

1935年10月19日,陕甘支队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毛泽东在对萧萧的讲话中指出:“根据红1军团团部汇总,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概念。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所说“二万五千里”,指的是最多的走了这个里程。他在随后的讲话中也称红军长征“二万里”。

1935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中明确提出: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余里的长征,跨过了十一省的中国领土,以一年多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精神,最后胜利的到达了中国的西北地区,同陕甘两省原有的红军取得了会合”。11月28日,毛泽东、朱德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中再次提出,红军主力“经过二万五千里的长征, 历史艰难困苦北上抗日”。可见,“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一概念是在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结束时提出的,是专指红一方面军的。

此后,随着红军长征的英雄业绩广为流传,这一伟大壮举的影响不断扩大,“长征”“万里长征”“二万五千里长征”等概念逐渐被固定下来,并广泛使用。

(新华社北京8月4日电)

长征胜利80周年·历史解码

7亿多网民,日均上网3.8小时

——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透视

□新华社记者 朱基钗 高亢 刘硕

3日,由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3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7.10亿,农村网民1.91亿,手机网民规模6.56亿,人均周上网时长26.5小时……一系列数据,从不同侧面透视出我国互联网发展的新成果、新趋势、新动向。

网民规模破7亿 城乡普及率仍有差距
从我国正式接入国际互联网3年后的1997年起,CNNIC就开始统计发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1998年之后形成每年1月和7月定期发布的惯例。一年两次的报告,见证了我国互联网发展翻天覆地的变化。

梳理历次报告数据就可以直观印证:截至2005年6月底,上网用户总人数为10300万人,首次破亿;截至2010年12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4.57亿,互联网普及率34.3%,三分之一国人接入互联网;截至2015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88亿人,互联网普及率51.7%,较2015年底提升1.3个百分点,超过全球平均水平3.1个百分点,超过亚洲平均水平8.1个百分点。

针对近年来我国网民规模不断扩大的趋势,报告认为,这是由于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完善、利好政策的持续出台,以及互联网对于各个行业的渗透,共同促进了网民规模持续增长。

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6月,我国网民中农村网民占比26.9%,规模为1.91亿。城镇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超过农村地区35.6个百分点,城乡差距仍然较大。

报告调查认为,“不会上网”和“不愿上网”仍是农村人口上网的主要障碍,68.0%的农村非网民因为“不懂电脑/网络”不上网,认为“不需要/不感兴趣”的农村非网民比例为10.9%。

CNNIC互联网发展研究部副主任刘鑫认为,除了宽带网络覆盖等“硬件建设”之外,包括普及互联网知识、贴近农民需求、培养农民上网

意愿等“软件建设”应成为农村非网民转化的重要方式。

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 网民日均“粘屏”3.8小时
近年来,国人的上网方式也发生很大变化,从PC端的门户网站、搜索引擎到如今的智能手机、APP,已经进入了移动互联网时代。

“中国的互联网已经走过22年,其中2008年是重要的节点,标志性事件是智能手机进入市场,还有和智能手机应用有关的APP商店模式进入市场,推动我国互联网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中国互联网协会副理事长高新民说。

手机超越传统PC终端成为国人上网主要方式的时间是2014年。根据第3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4年6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5.27亿,网民手机上网使用率达83.4%,首次超越传统PC使用率(80.9%)。

由于随时随地的便捷性,不断丰富的移动互联网应用,与工作、生活、消费、娱乐需求的紧密贴合,手机“第一大上网终端”地位更加稳固。

此次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6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6.56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由2015年底的90.1%提升至92.5%,手机在上网设备中占据主导地位。其中,仅通过手机上网的网民占整体网民规模的近四分之一。

而与之相对应,使用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上网的比例较2015年底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

手机从通讯工具成为上网终端,手机上网催生的“低头族”,随时随地碎片化上网时间的不断累加,也让国人的上网时长不断增加。报告调查显示,2016年上半年,中国网民的人均周上网时长为26.5小时,比2015年提高0.3小时,这相当于7.1亿网民,平均每人每天上3.8小时的网。

而这些“粘屏”数据中,年轻人无疑作出了最大“贡献”。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6月,我国网民仍以10-39岁群体为主,占整体的74.7%。其中20-29岁年龄段的网民占比最高,达30.4%,其次是30-39岁和10-19岁的群体,分别占比24.2%、20.1%。

“根据我们的判断,中国移动互联网仍然处于发展前期,尤其是手机将成为更多智能设备的连接器,包括穿戴设备、智能家电等,都可以通过手机实现移动互联。将来,手机的信息价值会不断提升,包括大数

据的挖掘,都将更多通过手机端来实现。”刘鑫说。

报告数据显示,随着智能电视行业的快速发展,电视作为家庭网络设备的娱乐功能进一步显现,国人使用电视上网的比例为21.1%,较2015年底增长了3.2个百分点。

互联网新业态迸发 国人上网最常干五件事
通过手机聊天、社交、看新闻、网购、理财、打车、订外卖、旅游、听音乐、看视频、看直播……互联网在引领传统产业巨大变革的同时,也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大幅扩展了我们的生活空间。

报告显示,2016年上半年,我国个人互联网应用保持稳健发展,除网络游戏及论坛/BBS外,其他应用用户规模均呈上升趋势,特别是手机端大部分应用均保持快速增长。

从2016年上半年中国网民各类手机互联网应用的使用率来看,手机即时通信(包括微信和QQ等)的用户规模最大,达6.03亿人,使用率高达91.9%,紧随其后的是手机网络新闻(用户规模5.18亿,使用率78.9%),手机搜索(用户规模5.24亿,使用率79.8%),手机网络音乐(用户规模4.43亿,使用率67.6%),手机网络视频(用户规模4.40亿,使用率67.1%),以及手机网上支付、手机网络购物、手机网络游戏、手机网上银行、手机网络文学等。

由此可见,当前国人用手机上网最经常干的五件事就是:即时通

信、看新闻,搜索相关信息、听音乐、看视频。

2016年上半年,什么互联网应用最“火”?

从增长速度来看,网上外卖以31.8%的半年增长率一枝独秀,成为2016年上半年增长最快的个人互联网应用。手机端网上外卖用户规模的增长更为明显,半年增长率为40.5%,用户规模达到1.46亿。也就是说,有1.46亿国人在用手机订外卖。网上外卖行业正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将有巨大发展潜力。

报告分析称:“随着城市人群互联网应用水平的不断提升,个体消费能力的显著增强,个性化配送服务消费习惯的逐步养成,以及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网上外卖服务需求将急速扩张。”

刘鑫同时介绍,2016年上半年,最吸引公众关注的互联网应用非网络直播莫属。截至2016年6月,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到3.25亿,占网民总数的45.8%。这其中,特别是真人聊天秀直播和游戏直播在资本力量的推动下得到快速发展,网民使用这两类直播的比例分别为19.2%和16.5%。

在网络直播“野蛮生长”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涉淫秽暴力等违法问题。对此,文化部于2016年4月开展了对互联网直播平台违规直播行为的专项整治行动,并要求网络主播将实名认证,未来网络直播监管将更加严格。

(新华社北京8月3日电)

我国网民城乡普及率仍有差距



“里约大冒险” 奥运新剧情

——里约奥运会七大看点

的关注话题。

虽说每届大赛前,类似的话题总会成为热点,但如此集中和持续倒是前所未有的。在段子手们描绘的里约图景里,抢劫与爆炸齐飞,赛卡共污染一色,让人不禁怀疑这奥运会还开得下去么?

答案当然是开不下去。客观来说,里约的治安问题确实存在,连组委会官方都承认这一点,并给出了一些防范建议。其中的关键词是不要露富和提高警惕。建议不算给力,但里约其实也没那么可怕。一直以来,安全问题都是大赛最需要重视的部分,里约虽然变成了“加强版”,但这个版本目前还在可控范围之内。安全本身也是个概率问题,谁又能想到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奥林匹克公园会发生爆炸呢?

赛卡病毒也不得不提,但世界卫生组织都说了,除了孕妇,一般人没大问题。而从实际情况看,里约的冬天虽然不算寒冷,但蚊子确实不多,加上东道主的大规模除蚊行动,足以安枕。

很明显,关于安全的话题不会随着奥运开幕结束,又或许,只有到了闭幕那一天,全球的人们才会舒一口气。

无悬念!中国军团稳居次席?
里约奥运会最没有悬念的,大概就是金牌榜前两位的归属了。

美国代表团这么多年只在北京“失手”过一次。在里约,仍然没有谁能撼动他们的江湖地位,至于金牌数,应该仍在40枚以上。

“四字头”的美国之后,就应该是“三字头”的中国军团了。

中国代表团这一次又刷新了历史——416人是境外参赛人数最多的一次,他们将参加26个大项、210个小项的比赛。

中国传统强项堪称“六大金刚”,过去两届均贡献了七成金牌,如今乒乓球、跳水、举重实力依旧,羽毛球小有退步,射击相对不确定性较大,只有体操可能本届会



8月3日,中国代表团在里约奥运会运动员村升旗仪式。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 摄

比较惨淡。想看中国队夺金牌,那么看这几个项目总是没错的。

当然,星也是要追的,比如孙杨、宁泽涛、苏炳添、钟天使、吴静钰,以及郎指导的中国女排。

数来数去,中国军团拿到30枚以上金牌还是有保障的。这个数字,比上不足,比下绝对有余,妥妥的金牌榜第二名。

超人终极PK?
每届奥运会的超级巨星,通常来说不是水里游的就是地上跑的。本届奥运会,依然是菲尔普斯和博尔特两位现实中的“超人”对决。由于里约可能是两人最后一届奥运会,史上最伟大的“飞鱼”和“飞人”的同台PK,或许就看这一次了。

一个是18金在手的奥运最多金选手,

一个是短跑三项目奥运卫冕王,两人在各自的项目上绝对对是神一般的存在。但在里约,还得承认一度破纪录如砍瓜切菜的两人巅峰已过。岁月不饶人,非鱼已而立,博尔特马上奔三。

博尔特已有挑战者——美国老将加特林在去年的北京世锦赛上仅以0.01秒的差距败北,输得很是不服;而牙买加人据说已痊愈的腿伤仍让人捏着一把汗。非鱼退役后又复出,虽说状态恢复得七八八,但只参加三个个人项目是现实的选择。当然,也不能用正常的思维揣测“非人类”,两人不是没有可能重现里约的辉煌。

也无需为超人们的告别过于感伤,不退役看心情。罗切特说了,上届菲尔普斯说要退役,不就很快回来了嘛?

同时,作为在足球王国举行的首届奥运会,东道主的最大牌明星内马尔必须抢

镜。若能率领巴西实现奥运男足金牌零突破,一个“民族英雄”的称号是跑不了的。

前所未有的兴奋剂之争
赶在里约奥运会之前,突如其来,前所未有的、迷雾重重的俄罗斯兴奋剂事件,将在奥运史上留下复杂的一笔。

原本只是对俄罗斯田径队禁赛与否的争执,在奥运开赛前不到20天,随着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一份“独立个人报告”出炉,“禁止俄罗斯参加奥运会”这个看似异想天开的议题,居然变成了国际奥委会的议题。

这份短短57天就出炉的100页左右的报告,称俄罗斯田径队兴奋剂问题是“政府行为”,其中“更换尿样”等细节媲美好莱坞谍战片。而俄方一直否认指控,俄总统普京称,这些有针对性的行径中包含了声名狼藉的“双重标准”、所谓的“集体责任”和“有罪推定”,与体育精神、公平和正当权益的标准水火不容。

在各方压力下,最终国际奥委会决定不对俄罗斯队实施集体禁赛,而俄罗斯也表示不会抵制里约奥运会,并会同国际奥委会和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密切合作,避免了“冷战”后奥林匹克运动的又一次分裂。

但俄罗斯田径队、举重队和其他一些运动员的缺席,还是令本届奥运会俄罗斯代表团实力大损。而俄罗斯体育未来也需要思考如何摆脱阴影、捍卫荣誉。

国际奥委会现在还在和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掰扯,巴赫炮轰是后者的疏漏造成了现在的局面,并意味深长地说反兴奋剂体系应更透明和独立。确实,无论在技术还是规则上,反兴奋剂工作都需要更严谨、客观、透明和独立的体系,并应坚持同一个标准。

“新”项目并不新,高尔夫很尴尬
夏季奥运会在里约多了两个小伙伴:高尔夫和橄榄球。

其实,这两个小伙伴以前都是奥运会成员,当然,高尔夫已经离开了112年,橄榄球也告别了91年。

相比橄榄球项目的低调回归,高尔夫百年后的回归多少有点尴尬,因为大牌球员们并不买账。

一众男子高手以赛卡病毒肆虐为由拒绝参赛,令奥运会高尔夫比赛显得有些“LOW”,现在关于高尔夫最热的话题并不是谁能夺冠,而是“高尔夫还能留在奥运会多久”?

在很多人看来,将于明年进行的投票很可能再度将高尔夫“逐出”奥运。

仔细想想,如今的高尔夫有点像早些年前的网球,因为高度职业化,很多顶尖选手对奥运会兴趣缺缺,一个例子则是李娜,今年国际拳联改制允许职业选手参加奥运会,虽说决定的时间有点晚,但绝大多数职业高手同样反应平平。

近年来,国际奥委会在奥运议题上改革力度不小,如果高尔夫的回归最终被证明很“失败”,那么未来国际奥委会在确定项目改革时恐怕也会慎之又慎。

看!难民代表团的梦想
这是奥林匹克运动历史上最独特的存在——史上首个难民代表团将在里约奥运会上亮相。

近年来,深受战乱和贫穷困扰的中东、非洲等地难民们一路颠沛流离前往欧洲,造成难民危机。为了让全世界知道难民问题的严重性,让人们认识到难民也是这个世界的一分子,国际奥委会组建了难民代表团。

电影里说:人没有梦想,那和咸鱼有什么区别。这些背井离乡的体育人,就从未放弃过他们的梦想。

虽然只有10名运动员,虽然他们在各自参加的项目上可能无力争夺奖牌,但他们站在奥运赛场上本身就已经足够。而且他们还将开幕式上位列东道主巴西之前入场,从他们开幕前曝光的关注度看,这些难民运动员将在奥运会上享受“大牌”待遇。

但显然,这些难民运动员们宁可不不要这个“大牌”待遇,也希望代表各自国家和地区参赛。

希望他们的这个梦想,在下届奥运会上可以实现。(新华社里约热内卢8月3日电)